

维摩诘所说经弟子品第三

<p>尔时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宁不垂愍？」</p>	<p>那时，长者维摩诘心中思忖：「我现今卧病在床，世尊具足大慈悲，难道不会垂念关怀吗？」</p>																					
<p>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p> <p>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p> <p>忆念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p> <p>夫宴坐者，</p> <p>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p> <p>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坐；</p> <p>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宴坐；</p> <p>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为宴坐；</p> <p>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是为宴坐；</p> <p>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宴坐。</p> <p>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p> <p>时我——世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故我不任诣彼问疾。</p>	<p>佛陀了知维摩诘的心念，便告诉舍利弗：「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p> <p>舍利弗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p> <p>回忆往昔，我曾在大树林中，于树下静坐禅修。那时维摩诘来到我面前说：舍利弗！真正的宴坐禅修，不一定非要这样坐着才算啊。</p> <p>所谓宴坐，是</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不于三界中显现身、意的造作，才是宴坐； 2. 不离开灭尽定的深寂而显现一切威仪举止，才是宴坐； 3. 不捨弃菩萨道法而示现凡夫俗事，才是宴坐； 4. 心不执着于内也不攀缘于外，才是宴坐； 5. 于一切邪见妄念中如如不动，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才是宴坐； 6. 不断除烦恼假相而直入涅槃实相，才是宴坐。 <p>若能这样安坐，才是诸佛所印可的禅定。</p> <p>当时我，世尊啊！听完这番话，默然无对，无法回应。因此我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p> <p>法义精析：</p> <p>一、宴坐六义：大乘禅定的革命性定义</p> <p>维摩诘以六层境界，彻底打破小乘对“禅坐”的形式执着：</p> <table border="1" data-bbox="842 1731 1262 1944"> <thead> <tr> <th>维摩诘所斥旧义</th> <th>维摩诘所立新义</th> <th>修行心髓</th> </tr> </thead> <tbody> <tr> <td>离群独坐、厌动求静</td> <td>不于三界现身意</td> <td>动静一如，不厌世亦不染世</td> </tr> <tr> <td>灭尽定中如枯木死灰</td> <td>不起灭定现威仪</td> <td>定慧等持，寂而常照，照而常寂</td> </tr> <tr> <td>修道必捨俗务</td> <td>不捨道法现凡夫事</td> <td>即俗修真，红尘即是道场</td> </tr> <tr> <td>摄心内守、拒外缘</td> <td>心不住内亦不在外</td> <td>无住生心，不落内外二边</td> </tr> <tr> <td>先破见惑再修道品</td> <td>于诸见不动修三十七品</td> <td>烦恼即菩提，转妄见为道用</td> </tr> <tr> <td>断尽烦恼方证涅槃</td> <td>不断烦恼入涅槃</td> <td>生死即涅槃，不除妄想不求真</td> </tr> </tbody> </table> <p>二、针对舍利弗的“对症下药”</p>	维摩诘所斥旧义	维摩诘所立新义	修行心髓	离群独坐、厌动求静	不于三界现身意	动静一如，不厌世亦不染世	灭尽定中如枯木死灰	不起灭定现威仪	定慧等持，寂而常照，照而常寂	修道必捨俗务	不捨道法现凡夫事	即俗修真，红尘即是道场	摄心内守、拒外缘	心不住内亦不在外	无住生心，不落内外二边	先破见惑再修道品	于诸见不动修三十七品	烦恼即菩提，转妄见为道用	断尽烦恼方证涅槃	不断烦恼入涅槃	生死即涅槃，不除妄想不求真
维摩诘所斥旧义	维摩诘所立新义	修行心髓																				
离群独坐、厌动求静	不于三界现身意	动静一如，不厌世亦不染世																				
灭尽定中如枯木死灰	不起灭定现威仪	定慧等持，寂而常照，照而常寂																				
修道必捨俗务	不捨道法现凡夫事	即俗修真，红尘即是道场																				
摄心内守、拒外缘	心不住内亦不在外	无住生心，不落内外二边																				
先破见惑再修道品	于诸见不动修三十七品	烦恼即菩提，转妄见为道用																				
断尽烦恼方证涅槃	不断烦恼入涅槃	生死即涅槃，不除妄想不求真																				

舍利弗号称“智慧第一”，却执着“宴坐须离群静处”的形式，维摩诘直指其弊：

1. **破“静坐相”：**
声闻以“身坐”为禅，菩萨以“心寂”为禅。
2. **破“动静二分”：**
林中宴坐是“动中求静”，维摩诘示“静中起用”。
3. **破“定慧分离”：**
舍利弗坐时是定，起时是慧；维摩诘示“定慧不二”。

三、现代禅修者的对照反思

今日修行者常见误区，正可借此六义校正：

常见偏差	维摩诘药方	实修转念
必须双盘、环境安静	不于三界现身相	闹市通勤中亦可心不外驰
追求“无念”“空境”	不起灭定现威仪	专注工作如入深定，谈笑应对不失寂照
修行与生活割裂	不捨道法现凡夫事	买菜做饭皆是供养，待人接物无非禅机
压念拒境、内守枯寂	心不住内亦不在外	念头来去不随不拒，外境纷纭不迎不拒
视烦恼为敌、必先除之	于诸见不动修三十七品	贪瞋起时正是观照处，转烦恼为道种智
求涅槃如求彼岸	不断烦恼入涅槃	当下烦恼当体即空，何处另觅涅槃？

四、核心密意：“佛所印可”的标准

维摩诘最后点出“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揭示：

1. **诸佛心印：**
佛法的终极禅定，是心与法界融合的“大寂灭场”，非局限于身坐。
2. **印可本质：**
不是外在形式被认可，而是“心与佛心相应”——佛心无住无着、即动即静。
3. **圆顿旨归：**
六义层层递进，最终指向“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正是大乘“生死即涅槃”的不二境界。

五、舍利弗“默然而止”的深意

1. **非词穷，是心服：**
舍利弗辩才无碍，却无言以对，是因维摩诘所言直指其修行盲区，触及理论体系未达之境。
2. **声闻局限的暴露：**
小乘禅定偏重“离”，菩萨禅定重在“即”——舍利弗的沉默，代表声闻乘在圆融智慧前的谦卑。
3. **为后文铺垫：**
此“不堪”为文殊师利等菩萨的出场蓄势，显大乘深广。

六、当代应用：将“宴坐六义”融入生活

1. **职场中：**
会议争论时练习“于诸见不动”，项目忙碌时体现“不起灭定现威仪”。
2. **家庭中：**
家务琐事里实践“不捨道法现凡夫事”，亲人争执时修“心不住内亦不在外”。
3. **独处时：**
不拘坐姿，体会“不于三界现身意”；烦恼生起时，直接“不断烦恼入涅槃”。

七、与“心净土净”的贯通

维摩诘此处开示，正是“心净”的禅定诠释：

- 心不落动静、内外、烦恼涅槃等二元对立，方为真净；
- 心真净者，行住坐卧皆是净土庄严。故舍利弗执着“林中宴坐”，其心未彻净，故不敢见维摩诘（净土化身）。

结语：

维摩诘一席话，如金刚王宝剑，斩断两千年来多少禅者“着静求寂”的迷执。

真正的宴坐，
不是逃离世界的枯坐，
而是融化于世界的醒坐；
不是对抗烦恼的苦坐，
而是转化烦恼的妙坐。

当我们能在车水马龙中心如止水，
在柴米油盐中见性成佛，
便是对舍利弗林中那一默，
最响亮的回应。

三十七道品，又称三十七菩提分法，是佛陀指导弟子趋向觉悟的三十七种实践方法，分为七类，构成完整的修行次第体系。以下逐类详解：

一、四念处（四种正念观察）

核心：以智慧观照身、受、心、法，破除“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妄想。

1. **身念处：**观身不净（如实观察身体无常、污秽、不可恃）。
2. **受念处：**观受是苦（观察一切感受皆苦，乐受终归坏灭）。
3. **心念处：**观心无常（观察心念刹那生灭，无有实体）。
4. **法念处：**观法无我（观察一切法缘起

性空，无独立自性)。

现代应用:

- 身体不适时，修“身念处”破健康执着；
- 情绪波动时，修“受念处”知苦本空；
- 念头纷飞时，修“心念处”见无常性；
- 执着理论时，修“法念处”契入空性。

二、四正勤（四种精进努力）

核心: 对善恶法主动取舍，断恶修善。

1. **已生恶令断:** 对已生起的恶念恶行，坚决断除。
2. **未生恶令不生:** 防护未生恶，令其不起。
3. **未生善令生:** 培养未生善法，如慈悲、智慧。
4. **已生善令增长:** 对已生善法，精进增长。

现代应用:

- 发现嫉妒心起（已生恶），立即转念慈悲（令断）；
- 预知环境易引发贪欲（未生恶），提前远离（令不生）；
- 未养成念佛习惯（未生善），设定固定功课（令生）；
- 已有布施善行（已生善），扩大范围至陌生人（令增长）。

三、四神足（四种禅定基础）

核心: 通过四种专注力成就禅定，为慧观奠基。

1. **欲神足:** 以强烈希求（如“愿解脱生死”）为动力修定。
2. **勤神足:** 以持续精进（如数息不辍）巩固定力。
3. **心神足:** 以心念专注（制心一处）深入禅定。
4. **观神足:** 以智慧观照（如观无常）助成定境。

现代应用:

- 初学禅坐靠“欲神足”（发愿静心）；
- 中期靠“勤神足”（克服懈怠）；
- 深入靠“心神足”（一念不生）；
- 彻悟靠“观神足”（定中起观）。

四、五根（五种内在能力）

核心：培养五种能生善法的根本能力。

1. **信根：**深信三宝、因果、四谛，非盲目迷信。
2. **精进根：**勇猛修善断恶，心不懈怠。
3. **念根：**正念分明，不忘失佛法。
4. **定根：**心专注一境，不散乱动摇。
5. **慧根：**明辨诸法实相，破无明暗。

现代应用：

- 面对科学质疑时，以“信根”持守正见（如信业力不虚）；
- 工作繁忙仍坚持日课，靠“精进根”；
- 日常中常觉照念头，是“念根”作用；
- 阅读时心不散乱，是“定根”表现；
- 遇困境能透视因缘，是“慧根”开发。

五、五力（五种破障力量）

核心：五根增长成力，能破烦恼障碍。

1. **信力：**破疑网，信心坚固不退。
2. **精进力：**破懈怠，善法日日增上。
3. **念力：**破忘失，正念如金刚护心。
4. **定力：**破散乱，心能如镜照物。
5. **慧力：**破愚痴，洞察诸法本质。

与五根区别：

- 根如种子（内在潜能），力如大树（外显作用）。
- 例如：有信心（信根）→ 能抵御谤法言论（信力）。

六、七觉支（七种觉悟要素）

核心：禅观中调节心念的七种智慧，尤指定慧平衡。

1. **念觉支：**时刻觉知当下心念状态。
2. **择法觉支：**分辨善恶、真伪法义。
3. **精进觉支：**调整努力程度（不紧不松）。
4. **喜觉支：**由法义领悟生起轻安喜悦。
5. **轻安觉支：**身心粗重烦恼脱落。
6. **定觉支：**心专注而不昏沉掉举。
7. **舍觉支：**平等舍离执着，不偏不倚。

调节心要：

- 昏沉时修“择法、精进、喜”；
- 散乱时修“轻安、定、舍”；
- 平常时以“念”统摄全局。

七、八正道（八种正确修行道路）

核心：涵盖戒定慧三学的完整生活修行指南。

1. **正见：**正确知见（缘起、四谛、无我）。
2. **正思维：**正确动机（出离心、慈悲心）。
3. **正语：**诚实、和合、有益的语言。
4. **正业：**清净身业（不杀盗淫）。
5. **正命：**如法谋生，不损害众生。
6. **正精进：**依四正勤努力。
7. **正念：**依四念处保持觉照。
8. **正定：**依四禅八支成就禅定。

三学对应：

- **戒学：**正语、正业、正命；
- **定学：**正精进、正念、正定；
- **慧学：**正见、正思维。

三十七道品的修行次第与圆融关系

1. 次第性：

四念处（观基础）→ 四正勤（断恶修善）→ 四神足（修定）→ 五根五力（培养能力）→ 七觉支（定慧调节）→ 八正道（生活总持）。

2. 圆融性：

- 大乘视角：三十七道品皆以般若空慧为导，不落二乘。
- 《维摩诘经》中，维摩诘批评舍利弗执着“宴坐形式”，正是点出：**道品当契入法性，不执修相。**

3. 现代整合修行模型：

4. 日常正念（四念处）
5. → 主动改过（四正勤）
6. → 专注训练（四神足）
7. → 巩固信愿（五根五力）
8. → 调节心态（七觉支）
9. → 生活落实（八正道）

与《维摩诘经》的深度呼应

维摩诘在经中强调“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见前文对舍利弗开示），其密意是：

- **不执“能修所修”：**修三十七道品时，

	<p>心不住“我在修行”“有法可修”。</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即相离相：借道品形式契入无相法性，如舟渡河，到岸舍舟。 • 大乘化用：将原属声闻的道品，转化为菩萨广度众生的方便。 <p>终极旨归： 三十七道品不是三十七个台阶，而是指向月亮的三十七条路。 真正的修行， 不在执着哪条路更陡更平， 而在每一步都清楚： “路只是路，心才是归宿。”</p>
<p>佛告大目犍连：「汝行诣维摩诘问疾。」</p> <p>目连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p> <p>忆念我昔入毘耶离大城，于里巷中为诸居士说法。</p> <p>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大目连！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仁者所说。夫说法者，当如法说。」</p> <p>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p> <p>法无有我，离我垢故；</p> <p>法无寿命，离生死故；</p> <p>法无有人，前后际断故；</p> <p>法常寂然，灭诸相故；</p> <p>法离于相，无所缘故；</p> <p>法无名字，言语断故；</p> <p>法无有说，离觉观故；</p> <p>法无形相，如虚空故；</p> <p>法无戏论，毕竟空故；</p> <p>法无我所，离我所故；</p> <p>法无分别，离诸识故；</p> <p>法无有比，无相待故；</p> <p>法不属因，不在缘故；</p> <p>法同法性，入诸法故；</p> <p>法随于如，无所随故；</p> <p>法住实际，诸边不动故；</p> <p>法无动摇，不依六尘故；</p> <p>法无去来，常不住故；</p> <p>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p> <p>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p> <p>法过眼、耳、鼻、舌、身、心；</p>	<p>佛陀又对大目犍连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p> <p>目犍连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p> <p>回忆往昔，我曾进入毘耶离大城，在街巷里为居士们说法。</p> <p>那时维摩诘前来对我说：「大目犍连！为家居士说法，不应当像您这样讲。真正的说法者，应当依真如法性而说。」</p> <p>因为：</p> <p>真如法性中没有众生相——它远离众生烦恼垢染；</p> <p>没有我相——远离我执污染；</p> <p>没有寿命相——超越生死流转；</p> <p>没有人的主体相——过去未来之相皆断；</p> <p>恒常寂然——灭除一切虚妄相；</p> <p>远离形相——无所攀缘执着；</p> <p>没有名字——言语道断；</p> <p>无可言说——超越思虑分别；</p> <p>没有形相——如虚空无相；</p> <p>没有戏论——毕竟空寂；</p> <p>没有我所——远离占有执；</p> <p>没有分别——超越识心计度；</p> <p>无可比拟——没有相对待；</p> <p>不属因缘——不在缘起链中；</p> <p>与法性同一——融入诸法实相；</p> <p>随顺真如——无所随顺（本来如此）；</p> <p>安住实际理地——不落任何边见；</p> <p>没有动摇——不依六尘境界；</p> <p>没有来去——常无所住；</p> <p>顺应空性、随顺无相、相应无作；</p> <p>远离美丑，没有增减，没有生灭，无所归</p>

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

唯，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

夫说法者，无说无示；

其听法者，无闻无得。

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当建是意，而为说法。

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知见无所罣碍，以大悲心赞于大乘，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

维摩诘说是法时，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无此辩，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依；

超越眼耳鼻舌身心的感知；

没有高下，常住不动，超越一切观修造作。

大目犍连！法相如此，岂是言语所能诠释？

真正的说法者，没有能说、没有所示；

真正的听法者，没有能闻、没有所得。

应当如幻化师为幻化人说法的态度，建立这样的认知来说法。

还应当明了众生根器利钝，善巧知见而无有障碍，以大悲心赞叹大乘法，感念报佛恩德、护持三宝不断，然后才说法。』

维摩诘说这段法时，八百居士当发起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心。我没有这样的辩才智，因此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

法义精析：

一、说法三原则：从“依相说”到“依法性说”
维摩诘针对目犍连“依文字相说法”的局限，提出“如法说”的三大层次：

目犍连旧法	维摩诘新义	核心突破
依众生相说（针对居士身份）	法无众生（离众生垢）	说法对象本是幻化，莫看听众相
依语言相说（用言语诠释）	法无名字（言语断）	言语如指月之指，莫执指为月
依因果相说（讲因缘道理）	法不属因，不在缘故	法性超越缘起戏论，莫落逻辑网

二、法性十八无：彻底扫荡一切说法执着
维摩诘连用 18 个“法无……”，构成完整的“说法空性观”体系：

所破执着	代表句例	现代讲法常见病
主体执	法无众生、无我、无人	强调“我为你说”“你们居士应...”
时间执	法无寿命、前后际断	讲三世因果落时间相
相状执	法常寂然、离相、无形相	用形象比喻固化法义
语言执	法无名字、无说	执着术语概念、口才展示
分别执	法无戏论、无分别、无有比	比较大小乘、分别利钝根
缘起执	法不属因、不在缘	机械讲十二因缘如物理公式
空间执	法无去来、不住	说净土在西方、地狱在地下
感知执	法过眼耳鼻舌身心	用感官经验类比佛法
修证执	法离一切观行	强调“修这个法门”“做那个观想”

三、说法心髓：“幻士为幻人说幻法”

维摩诘提出 三重幻观，是说法者的根本正见：

1. 说者如幻（幻士）：
不执“我在说法”“我有智慧”。
2. 听者如幻（幻人）：
不执“他们在听法”“他们需要度化”。
3. 法如幻（幻法）：
不执“我所说为实”“法有定相”。

现代转化：

讲师当思：“我如 AI，法如数据，听众如用户”

——三者皆缘起性空，莫生骄慢。”

四、大悲与空智的双运：说法的完整架构

维摩诘最后补充“然后说法”的前提条件，形成圆满次第：

修行根基	具体实践	避免偏差
知根利钝	观察听众接受程度，调整深浅	不变成讨好迎合
善知无碍	通达法义而不执着教条	不落入学术考据
大悲赞大乘	以利他心推崇菩萨道	不贬低他宗抬高自宗
念报佛恩	感念佛恩，说法为报恩行	不变成个人事业
不断三宝	说法为延续佛法命脉	不变成破坏僧团和合

五、目犍连“不堪”的现代启示

目犍连号称“神通第一”，却输给维摩诘的“法性辩才”，揭示：

1. 神通不敌智慧：

现代学佛者追求感应神通，忽略空性正见，恰如目犍连。

2. 形式不契实质：

目犍连认真入城说法，却未契法性，如同今日许多“专业讲师”。

3. 效果印证境界：

维摩诘说法令“八百居士发菩提心”，目犍连未能，正是“说法不在口才，在见地”。

六、对当代弘法者的警策

1. 莫成“佛法销售员”：

执着听众反应、课程效果，即着“众生相”。

2. 莫落“学术考据癖”：

钻研文字考据而忘“言语道断”，即着“文字相”。

3. 莫生“度生优越感”：

以“我在度众”自居，即着“我相”。

应学维摩诘：

- 说前思“法无众生”；
- 说时念“如幻说法”；
- 说后忘“我曾说法”。

七、与“心净土净”的深度关联

维摩诘此处开示，正是“说法者心净，则法音净，闻者心净，则所在处即净土”的演绎：

- 说法者心离诸相（心净）→
- 法音契入法性（法净）→
- 闻者发菩提心（心净）→
- 八百居士所在处即成净土（土净）。

佛告大迦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迦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

忆念我昔于贫里而行乞，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大迦叶！有慈悲心而不能普，舍豪富从贫乞。迦叶！住平等法，应次行乞食。为不食故，应行乞食，为坏和合相故，应取揣食，为不受故，应受彼食；以空聚想，入于聚落，所见色与盲等，所闻声与响等，所嗅香与风等，所食味不分别，受诸触如智证，知诸法如幻相，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今则无灭。迦叶！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间，非住涅槃；其有施者，无大福，无小福，不为益，不为损，是为正入佛道，不依声闻。迦叶！若如是食，为不空食人之施也。』时我——世尊！——闻说是语，得未曾有，即于一切菩萨深起敬心，复作是念：『斯有家名，辩才智智慧乃能如是！其谁闻此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从是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佛陀又对大迦叶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

迦叶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

回忆往昔，我曾在贫民区行乞，那时维摩诘前来对我说：『大迦叶！您虽有慈悲心，却未能周遍平等——舍弃豪富之家，专向穷人乞食。迦叶啊！应安住于平等法中，依次序平等乞食（不择贫富）。您应为“不食”而行乞（为断除对食物的贪着而行乞）；为“破斥和合相”而接受团食（饮食是地水火风和合假相）；为“不受”而受用食物（心不执着受用）。当以“空村”之想进入村落，所见色相如同盲人不见，所闻声音如同回响不实，所嗅香气如同清风过境，所尝味道不起分别，感受触觉如智证空性，了知一切法如幻如化，无有自性，无有他性，本来不生，今亦不灭。迦叶！若能不舍弃八邪法（邪见等）而直入八解脱（正定），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顿饭布施一切众生、供养诸佛及贤圣，然后才可食用；这样的食者，非有烦恼，非离烦恼；非入定境，非出定境；非住世间，非住涅槃。如此布施者，无大福报可得，无小福可计，不为增益，不为损减，这才是真正入佛道，不依声闻路径。迦叶！若能这样食，才算不空费施主的供养啊！』

当时我，世尊啊！听闻这番话，得未曾有的震撼，顿时对一切菩萨生起深厚敬心，又这样想：『这位有在家之名（居士），辩才智智慧竟能如此！谁听闻此理而不发无上菩提心呢？』我从那时起，不再劝人修声闻、缘觉之道。因此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

法义精析：

一、破“择贫乞食”的慈悲局限

大迦叶（头陀行第一）专向穷人乞食，本意是“让贫者种福田”，维摩诘却直指其心仍有“分别相”：

迦叶原心	维摩诘点拨	平等法要义
悲悯穷人，专乞贫里	“有慈悲心而不能普”	慈悲若择对象，即落爱见分别
让贫者修福	“舍豪富从贫乞”是舍平等	富人亦需福田，法缘本应平等施予
头陀苦行表率	“住平等法，应次行乞食”	苦行若看相，反成法执

现代启示：

行善若只帮助“看得顺眼”或“值得同情”的人，慈悲已掺杂质。真平等是“应供则供，不择贵贱”。

二、乞食六观：从“食事”契入“法性”

维摩诘提出“为不食故行乞食”等六重观照，将日常乞食转为般若修行：

修行观照	对治执着	生活应用举例
为不食故行乞食	断食物贪爱	吃饭时为养身修道，非为享乐
为坏和合相取措食	破食物实有想（地水火风和合）	观饭菜为因缘假合，不生贪厌
为不受故受彼食	心不执着受用	受用财物时，心无占有念
以空聚想入聚落	破村落人我相	入闹市如入空谷，心不随境转
六根对境如幻	破六尘实执	见色闻声，知如镜花水月
知诸法本不生灭	彻证空性	遇顺逆皆观“本来无生，何来烦恼？”

三、八邪与八解脱不二：大乘圆顿见地

维摩诘说“不舍八邪，入八解脱”，打破善恶、邪正二元对立：

法义对比	小乘见解	大乘圆义
八邪（邪见等）	必须断除	邪性本空，当体即真（烦恼即菩提）
八解脱（八背舍）	次第修证	一切法本自解脱，不待修成
关系	舍邪取证	即邪是正，不取不舍（不二法门雏形）

核心密意：

- 对凡夫：须离邪向正（方便说）；
- 对菩萨：邪正本寂（究竟义）。
如污泥与莲花，凡夫厌泥求莲，菩萨知泥莲同依水性（空性）。

四、“一食施一切”的华严境界

维摩诘要求“以一食施一切，供养诸佛贤圣然后可食”，展现“一即一切”的华严事事无碍观：

1. **心量转化：**
一顿饭观想供养法界，即是训练心包太虚。
2. **三轮体空：**
施者、受者、施物皆空，无福可计，才是真布施。
3. **不断烦恼而入涅槃：**
“非有烦恼，非离烦恼”正是前文“宴坐六义”的延伸——修行不落二边。

	<p>现代实践： 饭前可默念：“此食遍施众生，供养诸佛，愿同证法性。” 即使普通一餐，亦转成法界供养。</p> <p>五、大迦叶的震撼与转轨 迦叶反应“得未曾有”并“不复劝人以声闻行”，标志其从小乘向大乘的开放：</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敬重菩萨： 头陀第一的尊者，竟对居士智慧生敬，破“出家慢”。 放弃劝小： 不再固守声闻法为唯一路径，显大乘广度。 为后文铺垫： 连最重戒律苦行的迦叶都被折服，显维摩诘法义超越形式主义。 <p>六、对现代修行者的警策</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莫以形式代实质： 持戒苦行若生优越感，反成法障。当学维摩诘“住平等法”。 慈悲须破分别： 帮助“可怜人”时，是否暗藏“我高他低”心态？真慈悲是平等如虚空。 日常生活即道场： 吃饭、走路、工作皆可修“六观”，不必另觅奇特境界。 <p>七、与“心净土净”的贯通 维摩诘此段开示，正是“于食事中心无分别，则当下净土”的演绎：</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若乞食时心择贫富（心不平等）→ 所见是秽土； 若以空慧受食（心住平等）→ 钵中即是甘露法味，所在处即是净土。
<p>佛告须菩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p> <p>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p> <p>忆念我昔，入其舍从乞食，时维摩诘取我钵盛满饭，谓我言：</p> <p>『唯，须菩提！若能于食等者，诸</p>	<p>佛陀又对须菩提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p> <p>须菩提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p> <p>回忆往昔，我曾进入维摩诘家中乞食，当时维摩诘取过我的钵盛满饭后，对我说：</p> <p>『须菩提！若能对食物平等看待，则对一切</p>

法亦等，诸法等者，于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

若须菩提不断淫、怒、痴，亦不与俱；不坏于身，而随一相；

不灭痴爱，起于明脱；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亦不解不缚；

不见四谛，非不见谛；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

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乃可取食。

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彼外道六师——富兰那迦叶、末伽梨拘赊梨子、删闍夜毘罗胝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迦罗鸠驮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乃可取食。

若须菩提入诸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同于烦恼，离清净法；汝得无诤三昧，一切众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供养汝者，堕三恶道——为与众魔共一手作诸劳侣——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异——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诸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时我——世尊！——闻此语茫然，不识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钵欲出其舍。

维摩诘言：『唯，须菩提！取钵勿惧。于意云何？如来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诘，宁有惧不？』

我言：『不也！』维摩诘言：『一切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应有所惧也。所以者何？

一切言说不离是相，至于智者，不着文字故无所惧。何以故？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解脱相者，则诸法也。』

维摩诘说是法时，二百天子得法眼净，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法亦能平等；对一切法平等者，对食物自然平等。这样行乞，才可以接受食物。

真正的食者应如此境界：

不断除淫、怒、痴烦恼，也不与烦恼同流；

不坏灭肉身，而随顺真如一相；

不灭除痴爱，却能生起智慧解脱；呈现五逆重罪之相而心得解脱，亦无解脱与系缚的分别；

不见四谛（不执着四谛法相），也非不见真谛（不落断灭）；不证得果位（不执果相），也非不得果（不舍菩提）；非凡夫（超越凡夫见），亦不离凡夫法（不厌离世间）；非圣人（不著圣相），亦非不是圣人（不舍圣智）；

虽成就一切法，而远离一切法相——这样的人，才可以取食。

更进一步说：

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视外道六师——富兰那迦叶、末伽梨拘赊梨子、删闍夜毗罗胝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迦罗鸠驮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为你的老师，随他们出家，他们堕入邪见你也随之而堕，才可以取食。

若须菩提入一切邪见，而不求抵达彼岸；安住于八难（障碍见佛闻法的八种处境），不求无难境界；与烦恼同体，远离清净法；你得无诤三昧，却知一切众生本具此定——那么布施给你的人不算是种福田；

供养你的人反会堕三恶道——因为你已与众魔携手成为同伙——你与众魔及一切烦恼，完全没有差别——对一切众生怀有怨心，诽谤诸佛，毁坏正法，不入圣贤之列，终不得灭度。你若是这样，才可以取食！』

当时我，世尊啊！听闻这些话茫然失措，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不知如何回答？于是放下钵想离开他家。

维摩诘说：『须菩提！拿起钵不要恐惧。你想看：如来所化的幻化人，若被这样诘问，难道会恐惧吗？』

我说：『不会！』维摩诘说：『一切诸法皆如幻化之相，你现在不应有所恐惧。为什么呢？

一切言说都不离幻相，对于智者而言，不执着文字故无所畏惧。何以故？文字之性本空，实无文字可得，这就是解脱；解脱之相，即是诸法实相。』

维摩诘说此法时，二百天子证得法眼净（见道位）。因此我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

法义精析：

一、核心纲领：“于食等者，诸法亦等”

维摩诘以“食”为切入点，直指须菩提（解空第一）对“空”的执着仍未圆满：

须菩提原有境界	维摩诘点拨提升	平等真义
偏重“法空”	“食等则法等”	空性应贯通一切事，连最粗重的“食”亦不例外
好说空理	“于食亦等”	空理须在饮食起居中落实，否则成口头禅
倾向离相	“不断淫怒痴，亦不与俱”	空性不是逃避烦恼，而是即烦恼证空性

现代启示：

学佛者常能高谈“缘起性空”，却在吃饭时挑食、在人际中生嗔——**空理与生活割裂**。真平等是“饭菜好坏皆空，嗔喜动静皆空”。

二、十六不二：打破一切二元对立

维摩诘用 十六组“非此非彼”句式，构筑大乘“不二法门”的基石：

所破二元	不二真义	修行心法
烦恼与解脱	不断淫怒痴，亦不与俱	烦恼起时不随不拒，观其性空
身与法身	不坏于身，而随一相	借假身修真性，不厌不食
痴爱与明脱	不灭痴爱，起于明脱	转情执为慈悲，化无明为般若
逆罪与解脱	以五逆相而得解脱	罪性本空，悔而不著
缚与解	亦不解不缚	知本来无缚，何须求解？
四谛与空性	不见四谛，非不见谛	依四谛修而不著四谛相
果位与无得	非得果，非不得果	勤修佛道而不求果证
凡圣之隔	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	和光同尘，不标榜超凡
成就与离相	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	度生无量，心无度相

此即《维摩诘经》后文“入不二法门”的预演，展现“离一切二边，住于中道”的究竟见地。

三、极端反言：“与外道师、众魔同侣”的密意

维摩诘要须菩提“认外道为师、与众魔为伍”才许食，是以毒攻毒的“大死一番”教学：

- 破“佛法相”：**
须菩提执着“我是佛弟子，彼是外道”，维摩诘逼其粉碎此分别。
- 破“福田相”：**
须菩提自认“受人供养是种福田”，维摩诘言“供养你者堕恶道”，破其功德执着。
- 破“解脱相”：**
连“得无诤三昧”的证境也须超越，否则仍是法执。

	<p>深意： 真正解脱者，连“我是佛弟子”的标签也不着；真福田是“三轮体空”的布施，非因人而贵贱。</p>
	<p>四、须菩提“茫然置钵”的教学转折</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茫然”的价值： 须菩提号称“解空第一”，却被空义问倒，显示其“解空”仍落概念，未达“空亦复空”的究竟。 2. 维摩诘的安抚： 以“化人无惧”为喻，引导须菩提领悟“一切法如幻，何惧言说？”。 3. 文字性离的总结： “文字性离，无有文字，是则解脱”——连维摩诘刚才说的惊世之言，也是幻化文字，不可执着。 <p>现代对应： 学者钻研佛经文字而争辩不休，恰似须菩提执着“空”的概念。维摩诘提醒：文字如舟筏，渡河后须舍。</p>
	<p>五、二百天子得法眼净的示现 维摩诘说法竟令 二百天子证小乘初果（法眼净），蕴含深意：</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大小乘互融： 大乘不二法门，不碍小乘圣果；高深妙理，反成钝根入道之缘。 2. 说法利益随机： 须菩提未悟，天子反得证，显根器差异与法缘不可思议。 3. 为须菩提留阶： 维摩诘并非否定须菩提，而是为其打开更广阔境界的大门。
	<p>六、对现代修行者的当头棒喝</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莫以“学佛者”自居而生优越： 维摩诘问：“若认外道为师，乃可取食”——你敢放下“佛弟子身份”的自我认同吗？ 2. 莫执着“修行功德”： “供养汝者堕三恶道”——功德从平等心中生，非从“我是修行人”中得。 3. 空性须贯穿一切：

	<p>能在被侮辱时观空、在美食前观空、在赞誉中观空，才是真解空。</p>
	<p>七、与“心净土净”的终极呼应</p> <p>维摩诘此段开示，正是“心无一切分别，则当下净土”的极致演绎：</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若心执着佛/魔、净/秽、圣/凡等二元分别→ 心浊土秽； • 若心了达“不断不俱、不坏一相、非缚非解”→ 心净则处处净土，乃至“与外道共处亦是道场”。
<p>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汝行诣维摩诘问疾。」</p> <p>富楼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p> <p>所以者何？忆念我昔于大林中，在一树下为诸新学比丘说法。</p> <p>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富楼那！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无以秽食置于宝器，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无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众生根源，无得发起以小乘法。』</p> <p>彼自无疮，勿伤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径；无以大海，内于牛迹；无以日光，等彼萤火。」</p> <p>富楼那！此比丘久发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p> <p>时维摩诘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识宿命：曾于五百佛所植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p> <p>实时豁然，还得本心，于是诸比丘稽首礼维摩诘足。时维摩诘因为说法，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p> <p>我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应说法，是故不任诣彼问疾。」</p>	<p>佛陀又对富楼那弥多罗尼子（说法第一）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p> <p>富楼那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p> <p>为什么呢？回忆往昔，我曾在大树林中，于一棵树下为新学比丘们说法。</p> <p>那时维摩诘前来对我说：『喂，富楼那！说法前应当先入定，观察这些人的根器心念，然后再说法。』</p> <p>不可将腐坏的食物（小乘法）装入宝器（大乘根基者）中。你应该知道这些比丘心中所念：不可把琉璃（大乘心）当作水精（小乘器）。你若不能洞悉众生根本因缘，就不要轻易用低浅的小乘法教导他们。</p> <p>他们本无疮伤（本是大乘根器），不要无故伤害他们；他们想行于大道，莫指示小路；不可将大海（大乘境界）纳入牛蹄迹的小水洼（小乘见解）；不可将太阳光（佛智）与萤火虫光（声闻智）等同。</p> <p>富楼那！这些比丘久远前已发大乘心，只是中途暂时忘失，怎能用小乘法教导？在我看来，小乘智慧浅薄，犹如盲人，不能分辨众生根器的利钝。」</p> <p>维摩诘随即入三昧定，令这些比丘亲自识得宿命：他们过去曾在五百佛所广植功德善根，并将功德回向无上正等正觉。</p> <p>比丘们顿时豁然开朗，恢复本心。于是众比丘顶礼维摩诘双足。维摩诘趁机为他们说法，使他们于无上菩提道中不再退转。</p> <p>我由此觉悟：声闻行者若不观察众生根器，就不应随意说法。因此我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p>

法义精析：

一、核心过失：说法不观机

富楼那号称“说法第一”，却因“不观根器，但依自所学说法”被维摩诘指正。这揭示修行者普遍易犯的“法病”：

富楼那之失	维摩诘教诲	现代弘法常见误区
以自所证为唯一标准	“先当入定，观此人心然后说法”	将自己修行经验强加于所有人
不知众生宿世因缘	“汝不能知众生根源”	单凭现前行为判断根器
贬大乘根器为小乘	“无以琉璃同彼水精”	用基础法门教导已发大心者
障碍他人菩提道	“彼自无疮，勿伤之也”	以“稳健”为名劝退进取者

关键密意：

真正的“说法第一”，不仅在于辩才无碍，更在于“观众生心，应病与药”的智慧。

二、五大譬喻：大小乘根器的天壤之别

维摩诘连用五个譬喻，形象揭示“大乘心 vs 小乘法”的错配危害：

譬喻	喻义解析	对治的执着
秽食置宝器	小乘法（秽食）教大乘人（宝器）	轻视听法者的潜能
琉璃同水精	大乘心（琉璃）被误判为小乘（水精）	以表象判断根器
大海内牛迹	大乘境界（大海）强塞小乘见（牛迹）	狭隘的教法框架
日光等萤火	佛智（日光）与声闻智（萤火）等同	未辨智慧深浅
无疮勿伤	本具佛性者（无疮）反被教法所伤	机械套用“从基础开始”的教条

现代对应：

- 用“念佛法门最稳当”劝阻发心参禅者（大海内牛迹）；
- 用“先修人天乘”否定直入大乘者（日光等萤火）。

三、维摩诘的示范：入定观机与宿命通启用

维摩诘当面展示“如法说法”的完整流程：

1. **先破谬**：指出富楼那不观机的过失。
2. **再显正**：亲自入定观其宿世因缘（五百佛所种善根）。
3. **后印证**：以神通令比丘自识本心，坚固道念。
4. **终成就**：应机说法，令得不退转。

此法次第启示：

- 破邪显正是说法前提（否则以盲引盲）；
- 神通是辅助工具（为破疑生信）；
- 终极目的是“令不退转于菩提”。

四、对现代弘法者的深刻警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莫成“法门推销员”： 对自己熟悉的法门（如念佛、禅修）一味推崇，不察对方根器，如同富楼那“但说小乘”。 2. 警惕“标准化教学”： 将佛法简化为“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的流水线，可能扼杀大乘种性。 3. 超越“历史考据癖”： 富楼那依传承说法（小乘系统），维摩诘依当下因缘说法（大乘观机）——佛法重在活用于当下人心，非复刻古制。
	<p>五、宿命通的意义：唤醒本愿，破除卑慢 维摩诘用神通揭示比丘“曾于五百佛所植众德本”，其用意在于：</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破“卑劣想”： 令新学比丘知自己非初机，本具大乘根基，生起自信。 2. 续“菩提愿”： 过去所发大愿虽暂忘，宿善仍存，如埋藏宝藏待发掘。 3. 显“法缘深”： 五百佛所种善根，说明其与大乘法的因缘远超想象。 <p>现代应用： 即使不显神通，也可通过观察对方对大乘法的自然共鸣、对众生的天然悲心，判断其宿世根器。</p>
	<p>六、富楼那的觉悟与谦卑 富楼那听后“念声闻不观人根，不应说法”，展现可贵品质：</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不护短：坦然承认局限。 2. 知进退：明白自己境界未达，故“不堪问疾”。 3. 为后学师：此段公案成为后世“观机逗教”的重要教材。 <p>对比启示： 当今教内若有法师被指出说法不当，能否如富楼那般谦逊反思？还是以“我师承正统”自辩？</p>
	<p>七、与“心净土净”的贯通</p>

此段实为“说法者心净，则法音净；闻者心净，则闻法处即净土”的延伸：

- 富楼那心未净（未观众生根器）→ 说法成“秽食”，林中说法处成小乘法场；
- 维摩诘心净（彻观宿缘）→ 说法成“法药”，同一树下顿成大乘净土。

佛告摩诃迦旃延：「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

忆念昔者，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我即于后，敷演其义，谓无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义、寂灭义。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迦旃延！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

迦旃延！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义；

五受阴洞达空无所起，是苦义；

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

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义；

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寂灭义。」

说是法时，彼诸比丘心得解脱。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佛陀又对摩诃迦旃延（论义第一）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

迦旃延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

回忆往昔，佛陀曾为诸比丘简略开示法要，我随后为大家详细阐释其中的义理，包括无常义、苦义、空义、无我义、寂灭义。

那时维摩诘前来对我说：「迦旃延！不要生灭分别的心行来说实相法。」

迦旃延！诸法究竟不生不灭，才是无常的真义；

五蕴（色受想行识）彻底通达空性、无所起灭，才是苦的真义；

诸法终极一无所有，才是空的真义；

我与无我本自不二，才是无我的真义；

诸法本来不曾生起，现在也没有可灭的，才是寂灭的真义。」

维摩诘说此法时，在场的比丘们当下心得解脱。因此我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

法义精析：

一、根本症结：“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

迦旃延号称“论义第一”，善用逻辑分析阐释法义，维摩诘却直指其根本局限——**用二元分别的思维模式（生灭心）诠释超越对立的实相真理：**

迦旃延的诠释方式	维摩诘指出的问题	现代常见类比
依文解义	落于概念分析，未契实相	学者研究佛经如研究哲学文本
二元对立思维	无常vs常、苦vs乐、空vs有等二边	用“A不是B”的逻辑框架理解佛法
生灭框架	在“生起-灭去”的维度内解释无常	用时间线性思维理解超越时间的法性

核心密意：

实相如虚空，生灭心如丈量虚空的尺子——尺子只能画出虚空的边界，却永远量不尽虚空本身。

二、五义重诠：从小乘析法空到大乘体性空

维摩诘将迦旃延阐释的“五义”（无常、苦、空、无我、寂灭）彻底提升到“不二实相”层

面：

法义	迦旃延的小乘途径	维摩诘的大乘重释	提升关键
无常	诸法迁流变化，生住异灭	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无常性本空，无生灭可执）	从“现象无常”到“性体常寂”
苦	五蕴炽盛，逼迫为苦	五蕴洞达空无所触（苦性本空，无受者无苦者）	从“厌离苦受”到“当体即空”
空	诸法因缘和合，无自性空	诸法究竟无所有（空亦复空，一法不立）	从“析法空”到“毕竟空”
无我	人我空，五蕴非我	于我、无我而不二（我与无我同归法性）	从“破我执”到“契入不二”
寂灭	烦恼熄灭，证入涅槃	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本自寂灭，非修所成）	从“修证所得”到“本具现成”

现代启示：

许多学佛者能背诵“无常苦空无我”，却仍在生活中抗拒无常、逃避苦难、执着空理、强化自我、追求涅槃——因只停留在概念理解，未达维摩诘所示的“实相五义”。

三、“彼诸比丘心得解脱”的深意

迦旃延说法时比丘未悟，维摩诘重释后“心得解脱”，揭示：

1. **说法不在繁简，在是否契理契机：**
佛陀略说，迦旃延广释，皆未令众开悟；维摩诘寥寥数语，直指心性。
2. **解脱不待次第，可当下顿证：**
维摩诘以“不二实相”开示，比丘们顿时超越次第禅观，直了本心。
3. **印证大乘顿教威力：**
此场景预演了后世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风。

四、对当代佛学研究的针砭

1. **警惕“学术佛学”陷阱：**
迦旃延如同现代佛教学者，擅长文献分析与义理梳理，却可能“说食不饱”——未将法义转化为证量。
2. **超越“宗派框架”：**
迦旃延依小乘教理诠释五义，维摩诘打破宗派界限，直显如来本怀。
3. **说法当为“解粘去缚”：**
迦旃延的说法增加了概念束缚（如定义“无常是什么”），维摩诘的说法则“抽钉拔楔”，令人放下一切定义。

实修对照：

- 迦旃延式修行：分析“我为何苦”→ 得出“五蕴皆空”结论→ 仍在概念中打转。
- 维摩诘式修行：苦受生起时，直观“苦

	性本空，无所起灭”→ 当下脱落。
	<p>五、与“心净土净”的终极呼应 此段实为“心契实相五义，则当下净土”的演绎：</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若以生灭心理解无常→ 心随境转，净土成秽土； • 若了达“诸法毕竟不生不灭”→ 心超动静，秽土即净土。 <p>维摩诘令比丘“心得解脱”，正是“心净”的当下成就，净土自然现前。</p>
	<p>六、迦旃延的谦逊与维摩诘的慈悲 迦旃延坦然承认“我不任诣彼问疾”，展现：</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求真精神：不护己短，尊重更高智慧。 2. 学法初心：虽“论义第一”，仍愿为实相真理让路。 <p>维摩诘看似严厉批评，实则是“夺其所恃，予其真宝”—— 迦旃延以论义为荣，维摩诘破其论义框架，却赠予更究竟的实相见解。</p>
<p>佛告阿那律：「汝行诣维摩诘问疾。」</p> <p>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p> <p>忆念我昔于一处经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与万梵俱，放净光明，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几何阿那律天眼所见？』</p> <p>我即答言：『仁者！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p> <p>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见，为作相耶，无作相耶？假使作相，则与外道五通等；若无作相，即是无为，不应有见。』</p> <p>世尊！我时默然。彼诸梵闻其言，得未曾有，即为作礼而问曰：『世孰有真天眼者？』</p> <p>维摩诘言：『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见诸佛国，不以二相。』</p>	<p>佛陀又对阿那律（天眼第一）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p> <p>阿那律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p> <p>回忆往昔，我正在一处经行（步行禅修），有位名为严净的大梵天王，与一万梵众同行，放射清净光明，来到我面前，顶礼后问道：『阿那律尊者，您的天眼能见多远？』</p> <p>我答道：『仁者！我能见此释迦牟尼佛土的三千大千世界，如同看掌中的庵摩勒果（余甘子）一样清晰。』</p> <p>这时维摩诘前来对我说：『阿那律！天眼所见，是有造作之相，还是无造作之相？如果有造作之相，就与外道的五神通没有差别；如果是无造作之相，那便是无为法（不生不灭的真理），无为法不应该有所见相。』</p> <p>世尊啊！我当时默然无法回答。那些梵天听闻此言，得未曾有的震撼，立即向维摩诘顶礼问道：『世间谁才有真正的天眼？』</p> <p>维摩诘说：『有。佛陀、世尊证得真天眼，恒</p>

于是严净梵王及其眷属五百梵天，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礼维摩诘足已，忽然不现。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常安住三昧之中，彻见一切佛国，而不起二元的分别相。」

于是严净梵王及其五百梵天眷属，都发起了无上菩提心。他们顶礼维摩诘双足后，忽然隐没不见。因此我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

法义精析：

一、核心诘问：“天眼所见，为作相耶，无作相耶？”

阿那律号称“天眼第一”，能见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果，维摩诘却以“作相/无作相”的二难诘问，直指其天眼仍未离“能见所见”的二元对立：

维摩诘诘问	隐含的法义陷阱	阿那律的困境
若作相	则落入“有为法”，与外道神通无别	天眼依禅定修得（有为），确属作相
若无作相	则属“无为法”，无为法应无见相可得	天眼确有所见（三千世界），非无相
二难结论	天眼无论落哪边，皆非究竟	默然无对，暴露修证局限

密意：

维摩诘并非否定天眼功用，而是“抽梯登楼”——先肯定阿那律的成就（能见三千界），再指出更高境界（真天眼无见而见）。

二、真天眼与俗天眼的本质区别

维摩诘借梵王之问，揭示“真天眼”的三重特质：

俗天眼（阿那律）	真天眼（佛）	关键差异
依禅定修得	常在三昧（不依修得，本自具足）	修得 vs 性具
有能见所见（我见世界）	不以二相（不见者、无所见）	二元对立 vs 能所双泯
见有边际（三千世界）	悉见诸佛国（法界全现，无有局限）	有限量 vs 无限量

现代启示：

修行者追求神通感应（如天眼、宿命通），若执着“我能见、有所见”，则仍在有为法中打转，与外道共通的五通无异。

三、梵天发心的教学意义

严净梵王与五百梵天“皆发菩提心”，绝非偶然：

1. 破梵天慢：

梵天本以为自己境界极高（色界天主），闻维摩诘语方知尚有“真天眼”境界，生起仰慕佛道之心。

2. 显大乘摄受力：

维摩诘以居士身折服天眼第一圣者与梵天王，彰显大乘智慧超越三界、统

	<p>摄凡圣。</p> <p>3. 为天众开解脱路： 梵天福报虽大，未出轮回，发菩提心方是真出路。</p> <p>深意： 此场景暗示：即使修行至天眼通、生梵天，若不发菩提心、不证无二相，仍未出轮回。</p>	
	<p>四、阿那律“默然”的谦德与局限 阿那律的“默然”包含多层含义：</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诚实无诤： 不狡辩、不逞强，坦然承认智慧不及。 2. 声闻局限： 天眼虽利，慧眼未开，不通中道实相。 3. 留有余地： 默然亦是修行——知止而后能进。 <p>对比反思： 当今修行者若被问倒，能否如阿那律般保持沉默？还是东拉西扯维护颜面？</p>	
	<p>五、对现代“神通崇拜”的当头棒喝</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神通不敌智慧： 阿那律天眼见三千界，却被维摩诘一句问倒，可见“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远胜有为神通。 2. 真神通是无私无求： 佛的真天眼“常在三昧，不以二相”，正是“平常心是道”的极致——不起心、不动念而朗照十方。 3. 勿执工具为目标： 天眼如望远镜，可见远但非究竟；佛智如虚空，无形无相而含容万有。 	
	<p>六、与“心净土净”的深度关联 维摩诘此段开示，暗合“心净则见净”的妙理：</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阿那律天眼所见三千世界（即便清净），仍是“心作相”所现，未离心识分别； • 佛的真天眼“不以二相”，正是“心净”的圆满状态——心无分别，则所见无非净土。 	

	<p>更进一层： 后文将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此处的“真天眼”即是“净心之眼”——心净者，不见净秽二相，而法界全体是常寂光土。</p>
	<p>七、维摩诘的善巧：破邪显正，引凡入圣 维摩诘在此公案中展现“破立双运”的完整教学：</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破阿那律对天眼的执着（作相无相二难）； 2. 立佛的真天眼境界（常在三昧，不以二相）； 3. 引梵天发菩提心（从天道转向佛道）。 <p>现代教育启示： 真正善知识，不仅指出学生错误，更应展示更高境界，并引导其生起向往之心。</p>
	<p>结语： 维摩诘借一道二难题， 点醒千年修行迷梦—— 莫把工具当究竟， 莫将境界作实相， 莫以有限测无限， 莫滞有为忘无为。 真正的天眼， 不是能看多远， 而是能看多透； 不是见多少世界， 而是见世界本性。 当我们能在日常一瞥中， 照见“不以二相”的平等法性， 阿那律所见的三千大千， 便会成为你我掌中 一颗玲珑剔透的 庵摩勒果。</p>
<p>佛告优波离：「汝行诣维摩诘问疾。」 优波离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 忆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为耻不敢问佛，来问我言： 『唯，优波离！我等犯律，诚以为</p>	<p>佛陀又对优波离（持律第一）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 优波离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 回忆往昔，有两位比丘违犯了戒律，自觉羞耻不敢直接问佛，便来问我：『 优波离尊者！我们犯了戒律，实在感到羞</p>

耻，不敢问佛，愿解疑悔，得免斯咎。』

我即为其如法解说。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

『唯，优波离！无重增此二比丘罪！当直除灭，勿扰其心。所以者何？

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

心亦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诸法亦然，不出于如也。

优波离！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我言：『不也！』

维摩诘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亦复如是。唯，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取我是垢，不取我是净。

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如炎、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以妄想生。

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

于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优波离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说。』

我即答言：『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制其乐说之辩，其智慧明达为若此也！』

时二比丘疑悔即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作是愿言：『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愧，不敢请示佛陀，愿您为我们解疑除悔，得以免除罪咎。』

我便依据戒律如法为他们解说。

这时维摩诘前来对我说：

『优波离！不要再加重这两位比丘的罪业！应当直下除灭其罪相，勿扰乱他们的心。为什么呢？

罪性的本质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正如佛所说：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心同样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心性如此，罪垢也是如此，一切诸法也是如此，都不离真如实际。

优波离！当以心相证得解脱时，难道还有垢染吗？』我回答：『没有！』

维摩诘说：『一切众生的心相本自无垢，也是如此。优波离！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颠倒是垢，无颠倒是净；执着“我”是垢，不取着“我”是净。

优波离！一切法生灭不住，如幻如电；诸法并无真实相待，乃至一念也不住；诸法皆是虚妄所见，如梦、如阳焰、如水中月、如镜中像，皆由妄想而生。

能了知此理者，才是真正的奉持戒律；能了知此理者，才是真正的善解法义。』

这时两位比丘感叹：『多么崇高的智慧啊！这是优波离所不能及的，持律第一的尊者也无法说出这样的见解。』

我当即回应：『除了如来世尊，未有声闻及菩萨能制伏他自在说法的辩才，他的智慧明达就是如此超胜！』

当时两位比丘的疑悔当下消除，并发起无上菩提心，发愿说：『愿一切众生皆能得此辩才智慧。』因此我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

法义精析：

一、根本分歧：事相戒 vs 心地戒

优波离作为“持律第一”的戒律专家，依“事相戒”为犯戒比丘解说罪相与忏悔法，维摩诘则直指“心地戒”的更高维度：

优波离的立场	维摩诘的破立	戒律精神的升华
依戒相判罪	“无重增此二比丘罪”	执着罪相反增罪感，障碍解脱
教授忏悔仪轨	“当直除灭，勿扰其心”	真忏悔是心契无生，罪性本空
罪有定位（可分析）	“彼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	罪性如幻，无有实体方位
以戒束身	“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	真持戒是心解脱，非仅行为约束

核心密意：

维摩诘并非否定戒律，而是“夺其戒相，归其

戒体”——戒体即是清净心性，罪福皆从此心妄想生。

二、罪性三处不可得：彻破罪福实执
维摩诘以“罪性不在内、外、中间”的般若正见，瓦解对“罪业”的实体化执着：

凡夫认知	维摩诘破斥	罪性实相
罪在内（我心有愧）	心本无相，罪依妄念暂现	妄念如云，虚空本净
罪在外（行为造作）	行为缘起性空，无实造作者	如人舞刀，刀影无实
罪在中间（主客和合）	主客二元本是妄分	罪福同如幻化，皆依缘起假名

修行应用：
犯戒后若陷于罪恶感不能自拔，当思“罪性本空”，但空非放纵，而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以觉悟心自然远离恶行。

三、真持律的三重标准
维摩诘提出超越形式的“真奉律”定义：

层面	标准	持戒实质
知见层	“其知此者，是名奉律”	了知罪福如幻，持而不着
心行层	妄想是垢，无妄想是净	持戒为净心，非仅禁身
实证层	以心相得解脱时，宁有垢不？	心解脱即究竟持戒

现代启示：
佛弟子常争论“某行为是否犯戒”，维摩诘提醒：**真持戒者不在是非对错中纠缠，而在心地清净上用功。**

四、二比丘的升华：从悔罪到发心
两位比丘的转变极具教育意义：

- 从“耻罪”到“敬智”：**
原被罪相压迫（耻不敢问佛），闻维摩诘语后释然，反赞智慧。
- 从“求免咎”到“发菩提”：**
初为个人消业而来，终为众生求辩才发心。
- 从“依人解罪”到“自悟罪空”：**
优波离的解说是“他救”，维摩诘的开示是“自救”——直下承担本净心性。

深意：
真正的忏悔不是匍匐在罪业前，而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永嘉大师语）。

五、优波离的谦逊与赞叹

	<p>优波离回应二比丘的感叹时，说“自舍如来，未有声闻及菩萨能制其乐说之辩”，展现：</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无私的推崇： 不因自己“持律第一”受质疑而心生嫉妒。 2. 客观的评价： 承认维摩诘智慧超越一切声闻菩萨（除佛以外）。 3. 为后学开眼： 此评价成为后世认识维摩诘境界的重要佐证。 <p>对比反思： 当今教内若有人提出新解，权威人士能否如优波离般坦然承认“我不及”？</p>
	<p>六、与“心净土净”的圆满呼应 此段是“心净则罪净，罪净则土净”的直接演绎：</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心若着罪相（心垢）→ 众生垢（自他对立）→ 所处是秽土（罪业感召）； • 心悟罪性空（心净）→ 众生净（同体平等）→ 当下即净土（常寂光）。 <p>维摩诘引佛语“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正是全经“心净土净”宗旨的核心依据。</p>
	<p>七、对现代佛教戒律观的革新启示</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戒律的本质是护心： 条文是药方，心病是根源。治标（规范行为）更须治本（净化心念）。 2. 忏悔的真义是觉醒： 不是自我谴责，而是认清罪业虚妄，恢复本觉。 3. 持戒的究竟是无戒可持： 契入心性本净，自然任运合律，如圆觉经云“知幻即离，不作方便”。
<p>佛告罗睺罗：「汝行诣维摩诘问疾。」</p> <p>罗睺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p> <p>忆念昔时，毘耶离诸长者子来诣我所，稽首作礼，问我言：『唯，罗睺罗！汝佛之子，舍转轮王位，出家为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p>	<p>佛陀又对罗睺罗（佛之子，密行第一）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p> <p>罗睺罗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p> <p>回忆往昔，毘耶离城的诸位长者之子来到我这里，顶礼后问道：『罗睺罗尊者！您是佛陀之子，舍弃转轮圣王的王位，出家修道。出家究竟有什么利益功德呢？』</p>

我即如法为说出家功德之利。
 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罗睺罗！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无利、无功德，是为出家；有为法者，可说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无为法中，无利、无功德。罗睺罗！出家者，无彼无此，亦无中间；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智者所受，圣所行处；降伏众魔，度五道，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无系着；无我所，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
 于是维摩诘语诸长者子：『汝等于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难值！』诸长者子言：『居士！我闻佛言，父母不听，不得出家。』
 维摩诘言：『然！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
 尔时三十二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诣彼问疾。』

我便如法为他们说出家的功德利益。
 这时维摩诘前来对我说：『喂，罗睺罗！不应该说出家的功德利益。为什么呢？无利可得、无功可计，才是真出家；有为法（世间造作之法）才可说有利益、有功德。出家是为了无为法（超越造作的真理），无为法中，无利也无功德。罗睺罗！真出家者，无彼此对立，也无中间可执；远离六十二种邪见，安住于涅槃；是智者所领受、圣者所践行；降伏众魔，度化五道众生，清净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证得五力（信、进、念、定、慧），建立五根（信、进、念、定、慧）；不恼害他人，远离种种杂恶；摧破外道邪说，超越一切假名概念；出离淤泥般的烦恼，心无系缚；无我所有，无受无取；内心无扰乱，常怀法喜；护念他心，随顺禅定，远离众过。若能如此，才是真正的出家。』
 接着维摩诘对诸位长者子说：『你们应当在正法中共同出家。为什么呢？佛出世难遇啊！』长者子们说：『居士！我们听闻佛说，未经父母允许，不得出家。』
 维摩诘说：『是的！那你们便发起无上菩提心，这就是出家，这就是功德具足。』
 当时三十二位长者子都发起了无上菩提心。因此我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

法义精析：

一、根本颠覆：“无利无功德，是为出家”

罗睺罗作为“佛之子”，以自身为例说出家功德，本无过错，但维摩诘直指更高境界——真出家是“无为法”的体现，超越一切功利计算：

罗睺罗的“功德说”	维摩诘的“无功德说”	出家本质的升华
以功德劝诱	“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利”	若为功德出家，仍是交易心态
强调有为利益	“有为法者，可说有利有功德”	出家为契入无为，非求世间福报
易引人着相	“无为法中，无利无功德”	真功德是无相功德，不落数量

密意：

维摩诘并非否定出家功德，而是“夺其功德相，显其无为体”——如虚空含藏万物而不计其数。

二、真出家的十六种心行特质

维摩诘以 **十六个要点** 勾勒出“真出家”的完整心行图景：

特质类别	具体内容	心行实质
破对待	无彼无此，亦无中间	超越人我、自他、内外分别
破邪见	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	不落一切思想框架
圣智行	智者所受，圣所行处	与诸佛菩萨同心同德
降魔度生	降伏众魔，度五道	内破烦恼，外度众生
五眼五力五根	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	成就完整修道体系
离恶护他	不恼于彼，离众杂恶	消极不作恶，积极利他
破外超名	推诸外道，超越假名	破邪显正而不着文字相
出泥无着	出淤泥，无系着	处红尘而心超然
无我无受	无我所，无所受	心不占有，境不染着
内喜外和	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	内心常乐，外顺众缘

现代启示：

真出家不在形式（剃发着染衣），而在“**心出三界家，离烦恼系缚**”。在家居士若能具此心行，亦是真出家。

三、对“父母不听不得出家”的善巧开解

长者子以“父母不许”为障碍，维摩诘给出革命性解答：

“发菩提心即是出家，即是具足”

此说打破形式束缚，开辟了大乘“心出家”的广阔道路：

传统出家观	维摩诘的创新	现代意义
形式出家（剃染）	心出家（发菩提心）	重实质而非形式
需外缘许可	自觉发心即成就	修行主动权在自己
易生家庭矛盾	圆融世出世法	在家亦可真修行

深意：

维摩诘此语并非否定制度出家，而是“**开权显实**”——为因缘不具者指出究竟出路：**菩提心是成佛正因，远胜形式出家**。

四、罗睺罗的谦逊与维摩诘的慈悲

罗睺罗坦然承认“**不任诣彼问疾**”，并完整转述维摩诘语，展现：

1. **无我慢心**：不因“佛子”身份自恃。
2. **重法轻人**：虽被批评，仍恭敬传持正法。
3. **为众作范**：此段公案成为后世“出家真义”的权威阐释。

维摩诘对罗睺罗的指正充满慈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对罗睺罗：提升其见地，从“劝修功德”到“彰显无为”。 • 对长者子：应机开示，令发菩提心，种成佛正因。
	<p>五、与“心净土净”的深度贯通</p> <p>此段实为“心出家则心净，心净则土净”的演绎：</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若为功德出家（心着功德相）→ 心未真净，所居仍秽土； • 若发菩提心出家（心契无为）→ 心净则处处道场，所在即净土。 <p>维摩诘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正是全经“心净为根本”的又一印证。</p>
	<p>六、对当代出家观念的革新启示</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出家动机的净化： 不应为逃避现实、追求安逸、获取尊重而出家，应为“无为法”而出家。 2. 出家内涵的扩展： “心出家”比“身出家”更根本，居士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即是真出家。 3. 制度与实质的平衡： 尊重形式出家（僧宝），亦赞叹心出家（菩萨道），二者相辅相成。 <p>现代应用：</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出家众：常思“无利无功德”，防微杜渐。 • 在家众：虽未剃染，可每日发菩提心，行“真出家”心行。
<p>佛告阿难：「汝行诣维摩诘问疾。」</p> <p>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p> <p>忆念昔时，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p> <p>时维摩诘来谓我言：</p> <p>『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p> <p>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p>	<p>佛陀又对阿难（多闻第一）说：「你去维摩诘那里探病吧。」</p> <p>阿难禀白佛陀：「世尊！我不堪担当此任，前往探病。为什么呢？」</p> <p>回忆往昔，世尊身体稍有不妥，需要饮用牛乳，我便持钵到大婆罗门的家门口站立乞乳。</p> <p>那时维摩诘前来对我说：</p> <p>『阿难！为什么清晨持钵站在这里？』</p> <p>我说：『居士！世尊身体稍有不妥，需用牛乳，所以来此乞乳。』</p>

维摩诘言：『止，止！阿难！莫作是语！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

当有何恼？默往！阿难！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僇言；无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

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耻也。

外道、梵志若闻此语，当作是念：

「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仁？」

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

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当有何恼？」

时我——世尊！——实怀惭愧，得无近佛而谬听耶？」

即闻空中声曰：

『阿难！如居士言。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度脱众生。行矣，阿难！取乳勿惭。』

世尊！维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维摩诘说：『停下，停下！阿难！不要这样说！如来之身是金刚不坏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集，怎会有疾病？』

怎会有烦恼？悄悄回去吧，阿难！不要诽谤如来，不要让其他人听到这种粗浅不实的言语；别让具大威德的诸天，以及从他方净土来的菩萨们听到这样的话。

阿难！转轮圣王仅凭微少福报，尚且无病，何况如来有无量福德、普胜一切，怎会有病？走吧，阿难！不要让我们因此蒙受耻辱。

外道、梵志如果听到这话，就会这样想：“这还配称为导师吗？自己的病都治不了，怎能救度众生的疾苦？”

“你应当秘密速去，别让人听见。要知道——阿难！——一切如来之身，即是法身，不是思欲所生的肉身。”

佛为世尊，超越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堕于有为法数。这样的身体，怎会有疾病？怎会有烦恼？」

当时我，世尊啊！实在心怀惭愧，难道是我亲近佛陀却听错了吗？」

随即听到空中有声音说：

『阿难！正如居士所说。但佛陀出现于五浊恶世，示现这样的方法，是为了度脱众生。去吧，阿难！取乳不必惭愧。』

世尊！维摩诘的智慧辩才，就是这样深不可测！因此我不堪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

法义精析：

一、根本矛盾：佛身“示疾”与“金刚法身”的不二

阿难以凡夫见，视佛陀为“生理之身”而需牛乳疗疾，维摩诘则直指“法身无疾”的真相：

阿难的凡夫知见	维摩诘的圣者洞见	核心法义冲突
佛有肉身疾苦	“如来身者，金刚之体”	佛身是功德所成，非业报肉身
需世间药物治疗	“诸恶已断，众善普会”	法身不依缘起，非药物可及
公开示疾无妨	“勿谤如来，莫使异人闻此僇言”	示疾是方便，说疾成谤法

密意：

维摩诘并非否定佛陀示疾的事实，而是“破其着相，显其密意”——示疾是为度生，非真疾。

二、维摩诘的三重护法心

维摩诘对阿难的呵责，蕴含着深切的 护法护

教之心：

护法层面	具体言辞	护持对象
护佛圣誉	“莫谤如来”	令众生不因示疾生疑退心
护弟子信心	“勿使异人闻此寤言”	防天众、菩萨闻之生轻慢
护教外威信	“外道若闻，当作是念...”	免外道借机诽谤佛法

现代启示：

弘法者当谨慎言辞，不可为“接地气”而将佛法庸俗化，令未解者误解、已解者生疑。

三、法身三特质：破众生对佛身的执见

维摩诘阐明“如来身即是法身”的三重超越性：

特质	内涵	破斥的凡夫见
非思欲身	非情欲烦恼所生，清净无染	视佛身为父母所生肉体
过于三界	超越三界轮回，不受世间规律束缚	以世间生老病死套用于佛
无漏无为	烦恼漏尽，不落有为生灭法数	认为佛需饮食医药维持

深意：

此开示为后文“佛身无漏、众漏已尽”等经文埋下伏笔，引导众生超越对佛的“人格化”想象，契入法身境界。

四、空中的调和之声：二谛圆融的示现

当阿难陷入两难（维摩诘斥责 vs 佛陀需乳），空中声（通常解为佛力加持或菩萨示现）作了关键调和：

1. **印可维摩诘**：“如居士言”——肯定法身无疾的究竟义。
2. **开显方便**：“但为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斯法”——揭示示疾是度生善巧。
3. **解阿难困**：“取乳勿惭”——允许事相上继续取乳。

二谛圆融模型：

- **真谛**：佛身金刚无疾（维摩诘说）。
- **俗谛**：示现取乳度生（空中声说）。
- **中道**：即真即俗，即疾即无疾。

五、阿难的惭愧与多闻局限

阿难“多闻第一”，却在此事上显出其局限：

1. **闻而未思**：
虽常随佛侧，闻法无数，却未深思佛身真义。
2. **着事迷理**：
执着“佛亲口说需乳”的事相，未解其中

	<p>密意。</p> <p>3. 惭愧可贵： 闻维摩诘语即生惭愧，是修行人应有品质。</p> <p>对比反思： 今日佛弟子是否也常将佛经文字机械理解，未解背后真义？如执着“佛也曾乞食”，便认为修行必托钵，反失灵活度众的方便。</p>
	<p>六、维摩诘的辩才：破立双运，权实并显 维摩诘在此展现“破邪显正，开权显实”的完整辩才：</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破阿难凡夫见（佛有疾）。 2. 显法身真实义（金刚无漏）。 3. 权未显时，空中声补足（示疾度生）。 4. 实权二谛，圆满无碍。 <p>现代说法者当学： 不仅要讲“是什么”，更要讲“为什么”；不仅讲事相，更要显实相。</p>
	<p>七、与“心净土净”的终极呼应 此段实为“佛身无疾，则佛土无秽”的延伸论证：</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若佛身真有疾（心未满净）→ 佛土亦有瑕疵（依报不完美）； • 佛身本无疾（心究竟净）→ 佛土本常寂光（依报圆满）。 <p>维摩诘呵斥阿难，正是护持“佛身圆满、佛土庄严”的究竟见地。</p>
	<p>八、对当代佛教传播的警示</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莫将佛陀“人格化”过度： 为拉近众生而强调佛陀人性一面时，需谨慎不坏法身真义。 2. 说法需兼顾真俗二谛： 偏真则众生难信，偏俗则佛法庸俗。 3. 护教当有智慧方便： 如维摩诘般，既严厉呵责（护真谛），又留有余地（容俗谛）。
<p>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说其本缘，称述维摩诘所言，皆曰不任诣彼问疾。</p>	<p>就这样，五百位大弟子——这些已证圣果的阿罗汉们——各自向佛陀陈述过去与维摩诘相遇的因缘，转述维摩诘当时所说的话，最后都说：“我们不足以担当前往探病的重任。”</p>

法义精析：

一、集体“不任”的深意：声闻境界的自觉与谦卑

五百弟子“皆曰不任”，并非客套推诿，而是对自身局限的如实认知 与 对更高智慧的真诚敬畏：

层面	内涵解析	现代启示
自觉局限	深知自己智慧、辩才、方便不及维摩诘	修行者当常观己短，莫恃己长
敬畏法义	维摩诘所言触及大乘不二法门，超其理解	对未知境界应存谦逊与好奇
护众信心	若勉强前往，恐应对失当反损佛法威信	弘法者当量力而行，不误人子弟

密意：

佛陀明知众弟子“不任”，仍一一询问，实为“借弟子之口，显维摩诘之德”，为后文文殊师利出场作铺垫。

二、叙事结构的妙用：以事显理，以人彰法
经文通过“各各说其本缘”的叙事方式，展现多重教化效果：

叙事特点	法义效果	文学价值
个案呈现	每则公案针对一种修行偏执（禅定、说法、持戒等）	具体生动，易对照自省
次第展开	从舍利弗至阿难，覆盖主要弟子，体系完整	结构严谨，涵盖声闻各类专长
对比鲜明	弟子执着 vs 维摩诘超越，小乘 vs 大乘	突出大乘